



幹部學習資料

反對貪污、反對浪費、 反對官僚主義

(中)

• 第四十四輯 •

華南人民出版社

九五二年二月

目 錄

- 再接再厲窮追貪污分子.....『人民日報』社論
在北京公審大貪污犯大會上的講話.....薄一波
繼續深入和開展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葉劍英 (三)
- 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
右傾思想.....高 崗 (三)

閱覽室

自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以後，我們會出版了兩期專輯（即幹部學習資料第四十二、三輯），本輯特又選了『人民日報』社論『再接再厲窮追貪污分子』等四篇文件，以供同志們結合各單位的具體情況，進行學習。

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周恩來副主席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的報告，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件。因華南人民出版社已編印在『堅決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一書中，本輯便不再重印。這篇文件，希望同志們認真研究。

編 者

一九五二年二月

再接再厲窮追貪污分子

『人民日報』社論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已經真正變成全國人民的羣衆運動。近一個月來，各地黨、政、軍、民的各級機關，特別是中央一級所有的機關都無例外地投入了這個偉大的鬥爭。在認真實行首長帶頭、層層檢討的方針之下，羣衆普遍地發動起來，許多平日表現很懦弱的人也勇敢起來了；許多領導幹部從羣衆的民主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受到了重大的教育；廣大的幹部和羣衆對於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普遍提高了警惕。這個鬥爭，不但在機關內部起了民主改革的重要作用，在社會上收到移風易俗的**巨大效果**，而且直接迫使機關內部的大、中、小貪污分子和工商界的不法分子，大批地自動坦白或**被大檢舉**出來了。

但是，我們決不能滿足於已有的成績。在春節以前，截至本月二十五日，中央一級的各機關雖然已經捕捉了貪污一億元以上的大貪污犯六十名，並且很快又發現了一批大貪污犯；但是，無數的材料證明，還有許多大貪污犯仍然沒有落網。中央一級的情形是這樣，其他各地的情形也不會例外。一切麻痺自滿地以爲反貪污鬥爭已經差不多可以結束的觀點，是毫無根據和極端錯誤的。必須指出：無論黨、政、軍、民那一個系統，那一個機關，只要是大批地掌管錢財物資的，

就一定有大批的貪污犯。凡說那裏只有嚴重的官僚主義而沒有貪污浪費，或說只有嚴重的浪費而沒有貪污或貪污極少的，一定不可靠，一定不要相信。同時，也必須指出：有些人認為他那裏既不掌管大批錢財物資，又無多大權力，是『清水衙門』，沒有什麼貪污的可能，這也是錯誤的。事實證明，只要和資產階級有聯繫、有來往，就有貪污的可能和道路。一切不痛不癢的檢查工作是決不能收效的。一切沒有切實暴露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單位，必須從頭做起，動員一切力量，追查一切大、中、小貪污犯。有多少就要查出多少來，特別是要集中火力，澈底追捕大貪污犯。中央一級各機關，在春節以後，更要集中所有一切力量，再接再厲地向大貪污犯展開猛烈的圍攻，務必乘勝窮追，把他們全部捕捉歸案，不使他們有一個漏網，不達目的，決不停止。

目前繼續圍攻和窮追大貪污犯，有許多便利條件已經形成。第一，廣大羣衆一般地是充分發動起來了，並且一般地都有正派的和對貪污分子鬥爭有經驗的幹部作骨幹。運動的發展一般地沒有什麼大的偏向，羣衆情緒正在繼續高漲，他們到處檢舉貪污分子。羣衆不斷熱烈要求召開對貪污分子的鬥爭大會和公審大會。這些大會給貪污分子很大的壓力。第二，許多貪污分子自動坦白，紛紛把他們自己的問題和他們所知道的別人的問題，交代清楚，並且積極參加到鬥爭中來，要求戴罪立功。這就使拒不坦白的大貪污犯更加陷於孤立。第三，工人、店員的檢舉運動和工商界的坦白運動正逐漸深入開展。他們所提供的材料不斷增加。這些材料和機關內部的材料結合起來，就使大貪污犯遭受內外的夾攻，無處躲藏。第四，經過一個月的激烈的鬥爭之後，羣衆對貪污分子如何進行貪污，資本家如何進行賄賂，大貪污分子隱藏在什麼地方，貪污和行賄有那些方法、種類和門路，已經掌握情況找到規律，心中有數。總之，目前反貪污的鬥爭，特別是對大貪

汚犯進攻的鬥爭是有許多便利條件的，特別是有廣大的羣衆隊伍可以依靠。這個隊伍聲勢浩大，布成了天羅地網，任憑什麼詭計多端的大貪汚犯也是插翅難逃。

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我們要善於依靠羣衆，善於運用一切有利的條件。上述各項條件目前剛剛形成，我們還必須使這些條件更加成熟，才能更好地加以運用。這就要求領導鬥爭的各級負責人，進一步發動羣衆和依靠羣衆。各級領導幹部在主要問題上做了深刻檢討（這是必須作的必不可少的一段工作）之後，應把領導和羣衆的主要力量轉到對於大貪汚犯猛烈進攻的鬥爭中去。在領導幹部還沒有做深刻檢討的地方，應在適當時機補行檢討，但不能因此拖延對於大貪汚犯的進攻。如有那一級幹部自己不能解決貪汚問題，他的上級應即派遣檢查組下去督促檢查，務必把一切貪汚分子特別是大貪汚犯徹底追查出來。必須認識：大貪汚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一樣，如果不發動廣大羣衆向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他們是不會低頭認罪的。各級領導鬥爭的幹部都必須具有堅定不移的決心，並教育羣衆牢鑒定堅大的決心，對於大貪汚犯要『除惡務盡』，不可以有任何動搖。大貪汚犯是吞嚥人民國家生命財產的『大老虎』。如果在這次鬥爭中不徹底打盡他們，讓他們在運動的高潮中暫時躲避起來，那末，一陣風過後，它們又會繼續爲害。誰要是以『憫隱之心』憐憫了他們，就是對於人民國家的建設事業抱着殘忍不仁的心腸。這難道是愛國的革命的人民所願意的嗎？

也許有人覺得從自己的機關中發現了一批大貪汚犯，這是不光榮的。當然，讓貪污存在是不光榮的。但是找出了貪汚犯，消滅了貪污，却是光榮的工作。過去這些貪汚犯隱藏在機關中沒有被揭發，雖然足以說明機關的領導幹部有官僚主義的錯誤；但是，現在如果還不徹底消除他們，

那麼，這些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錯誤就將不可饒恕了。爲了澈底清除這些害蟲，就不應該怕捉到害蟲太多對自己不光榮；相反的，只要現在有決心，澈底地把那許多害蟲全部清除乾淨，仍然是值得表揚的。如果自己的機關中還有貪污分子，而揭發和捕捉得不澈底、不乾淨的，總有一天要被追查出來，到那時，機關的負責人必須受到加重的責備或處分，決不能被寬恕。

反貪污是和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密切不可分的；但在目前鬥爭的火力必須集中於反貪污，特別是要對大貪污犯展開猛烈的進攻，從四面八方加以圍困與捕捉。凡發現重大貪污線索或浪費現象十分嚴重的地方，都必須窮追貪污，以達到堅決、全部、乾淨、澈底地消滅一切貪污現象的目的。我們要讓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這個禍國殃民的污毒，經過我們這一代革命人民的鬥爭而永遠絕跡！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日『南方日報』】

在北京公審大貪污犯大會上的講話

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 薄一波

同志們：

今天這個大會很深刻地說明了三個問題：第一、大貪污犯對於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事業，首先是經濟事業的危害是很嚴重的，我們對於這種情況，不能沒有足夠的估計。第二、資產階級向我們進攻的事實，已十分明顯，不能有任何麻痺。第三、大貪污犯的出路，已經十分明白，不能再

行猶豫。我現在就分別來講這三個問題。

一 大貪污犯對於國家經濟事業的嚴重危害性

同志們聽了今天大會上的檢舉和判決報告之後，首先一個強烈的印象，自然是：被這些貪污分子所貪污掉的國家資金，對於我們是一個嚴重的損失。這些貪污分子直接貪污的數目，都在一億元以上，薛崑山則貪污了二十三億。如果把被貪污的錢加起來，單單中央各機關，至少可能有一千億元左右。到一月二十九日為止，中央各機關已經破獲大貪污犯一百六十一人，有了明確對象的還有二百零二人，再加上一些可能的綫索，總計至少有四百到四百五十人。這些人貪污的總數，至少要達到一千億元左右。至於中小貪污的數目，還沒有計算在內。一千億元有多大的價值呢？可以買一億斤糧食，可以買八軍舊軍服，可以買十萬兩黃金，可以供給二十八萬人吃一年，可以買三萬紗錠的全部設備，可以買六千架戰鬥機，可以買十萬担棉花；可以買三十四萬五千疋細布。這絕不是一個小的數字。如果據全國貪污分子所貪污的數字，都加起來，應當不是幾千億元，而是幾萬億元。這些錢可以辦十個左右的最新型的容納兩三千人的大工廠。但是，大貪污分子對國家所造成的損失，主要的還不在於所貪污的絕對數字，而在於因為這種罪惡的貪污行為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經濟上的損失，這種損失，往往很不容易計算，但是毫無疑問，這種損失要比被貪污掉的數目大幾倍到幾十倍。比方薛崑山，控制了國家機關內皮毛收購的地位，同時又在北方各大城市開設了十九家皮毛店，他把皮毛貿易上的一切好處，都歸給他自己的商店，一

切的損失，都轉嫁給國家。這種損失就不是幾億元的問題，而是幾十億上百億元的問題。又比方宋德貴，爲了貪污和奸商勾結，把中央公安部行政處長可能得到的經濟情報和交通運輸上的各種便利，都給了私商，甚至彼此溝通，假造各種單據。這種損失究竟有多大呢？毫無疑問，要比宋德貴貪污的數目大得多。如果把三年來全國各地貪污分子直接貪污的款項和貪污所造成的損失統統加起來，應當是一筆驚人的數字。

貪污分子中破壞性最大的，是隱藏在我們內部的經濟上的奸細。這種人在不法的資本家指使之下，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有計劃地盜竊國家資財，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盜用國家資金，非法取得交通運輸上的便利，實行走私漏稅，這種人往往在表面上看不出有什麼貪污行爲，實際上貪污最多，給我們的損失最大，是我們國家和人民在經濟戰線上最危險的敵人，我們對於這種人，應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有些人覺得，我們對貪污犯的進攻太張揚，太激烈。他們覺得可以比較溫和地進行這一類工作。這是對貪污的危害性認識不足的表现，是一種右傾的情緒，這種情緒，應該加以反對。

二 事實證明，資產階級曾經而且正在向我們進行猖狂的進攻

今天大會的事實，充分證明資產階級曾經而且正在向我們進行猖狂的進攻。到今天，還有許多不法的資本家沒有悔過自新的表示，也就是還沒有放棄進攻的表示，這是全國人民必須嚴重注

意的現象。

有人說：『在人民民主的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已經處於領導地位，資產階級雖然是四個朋友之一，但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不處於決定性的地位，根本談不到對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發動什麼進攻。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現在大叫資產階級進攻，顯然是無的放矢，或者別有用心。』

這種論調，最低限度是一種十分幼稚的說法，事實上是爲資產階級的進攻作辯護的。毫無疑問，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是居於被領導的地位，他們應有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地位，已經有共同綱領加以規定。三年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比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二十幾年中，得到了空前的利益。這種情況，一方面說來是和我們整個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的狀況相適應的，這也是應當的。但是，另外一個方面，資產階級中有許多人並不按照共同綱領所規定的軌道，在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總原則下，經營自己的業務。他們在自己的經濟力量比較壯大、政治上有了一定地位之後，就不願意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範圍內循規蹈矩的活動，他們企圖在經濟上按照資本主義的道路無限制的發展，他們想盡一切方法來削弱國營經濟的力量，這就是說，他們不是企圖在國營經濟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下面發展自己的經濟，而是要和國營經濟和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當然，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經勝利、工人階級在全國範圍內的領導權已經確立的今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明目張膽地、有組織有領導地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和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許多不法的資本家却企圖在許多部門、許多企業、許多地區中、和我們爭奪這種領導權。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領導中國革命和國家建設的條件，在人民中也沒有多大的威信，所以這種關於領導權的鬥爭，他們一般的不是用公開爭奪的方法，而是用暗藏鬥爭同時也是卑劣的鬥爭方法，

也就是從國營經濟內部來削弱來控制國營經濟的方法。爲了這個可恥的目的，他們往往派一些人到我們內部來，或者從我們內部拉一些人過去作他們的走狗。今天被判處死刑的薛崑山就是資產階級派進來的典型之一，宋德貴則是被拉過去的典型之一。但是不論薛崑山也好，宋德貴也好，當他們接受資產階級的任務進行工作時，他們已經不是中央貿易部中國畜產公司業務處的副處長和中央公安部行政處的處長，而是穿濟國家工作人員的外衣的不法資本家的代理人，他們在工作崗位上，不是忠心耿耿地爲人民服務、爲我們偉大的祖國服務，而是爲卑鄙醜惡的不法的資本家服務。像宋德貴那樣的共產黨員，早已可恥地叛變了自己的偉大的工人階級，成爲資產階級的奴才。他們最信服的人，不是共產黨，不是人民政府，不是人民解放軍，不是工人階級，也不是毛主席，而是那些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假公濟私、腐化墮落的資本家。他們所霸佔的國家機關，實質上已經不是由共產黨、工人階級來實行領導，而是被不法的資本家篡奪了這種領導權。這還能說不是資產階級向我們進攻嗎？

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對我們進攻的方法，還是十分猖狂和卑鄙的。只要看一看他們向我們進攻的方法，大家就會明白。前面說過，他們向我們進攻的方法，一種是派人到我們裏面來。他們是怎樣派法呢？從許多情況看來，他們往往採取一些下流的方法。有些資產階級代表，在資產階級內部本來有相當高的地位，如經理、副經理等，爲了鑽到國家機關內部來，他們可以充當汽車司機、小辦事員，然後逐漸向掌管經費、物資以及經濟的要害部門發展，只要能當上一個採購員，或者倉庫管理員，或者計劃部門的科員、辦事員，或者修建部門的監工員，他們就在這些地方進行貪污腐化的活動。他們好像是資產階級插在我們國家機關和經濟部門的吸血管一樣，無限

制地損害着我們國家的經濟事業。等他們的地位逐步提高以後，例如薛崑山這樣，他們就在更大的規模上放肆地向國營經濟進攻。現在許多機關都發現了這種資產階級的代表在我們國家機關內部所造成的難以估計的損害。這是一個沉痛的、永遠不應該忘記的大教訓。

資產階級派進來的人所造成的損害，在許多情形下，還沒有拉過去的人所造成的損害大。因為被拉過去的往往是所謂『老幹部』，他們地位較高，權力較大，貪污的胆量也大。資產階級拖他們下水的方法，一般首先是利誘，最後加以威脅。利誘的過程大體是這樣：首先是散佈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宣傳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生活方式，刺激我們幹部的物質生活慾望，然後讓他們學習請客，送禮，吃回扣，拿佣金，再進一步就讓他們作個別的比較大的貪污活動，最後，則是用入股、分紅、開廠、設店、拿乾薪、招親等方法，另加若干威脅，把我們一些立場不堅定的幹部在秘密狀態下拖入了奸商集團，使這些人蛻化成為隱藏在我們內部的，聽資產階級指揮的經濟奸細。宋德貴就是這種類型裏的一個。

在這些活生生的慘痛的事實面前，還能說資產階級沒有對我們作過什麼進攻嗎？還能說以反貪污作為主要內容的反對資產階級進攻的運動是多餘的事情嗎？同志們，這不但是多餘的事情，而是十分重要十分緊迫的政治任務，我們必須把反對資產階級進攻的鬥爭進行到底。

三 大貪污犯的出路

我現在來談一談大貪污犯的出路問題。前面說過，大貪污犯不管是派進來的或者拉出去的，

都是資本家的走狗，都給國家和人民造下了嚴重的罪惡，都是國家和人民的敵人。屬於經濟內奸性質的大貪污犯，則是我們最兇惡的敵人。那末，大貪污犯是不是統統沒有出路了呢？不是的，人民政府對於犯了大貪污罪的人，是爲他們保留着悔過自新的道路的。今天大會上最高人民法院沈鈞儒院長已宣佈免除大貪污犯夏茂如、杭效祖兩人的刑事處分，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夏茂如、杭效祖兩人都是技術人員，他們之所以免于刑事處分，是因為他們在『三反』運動中響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號召，完全自動地並且澈底地坦白了自己的貪污罪過，而且採取了積極的行動，檢舉他們所知道的其他人的貪污行爲。夏茂如檢舉了七個貪污分子和十幾家不法商人。杭效祖在香港起義時發生了貪污行爲，在去年整風學習時他即已自動坦白，但領導機關未及時處理，此次『三反』運動他又自動坦白，而且平時工作比較努力，有若干創造發明。所以只要能够自動澈底坦白，並且堅決地重新站在人民方面來向資產階級的進攻進行反擊，雖然是犯了大貪污的重罪，仍然是有前途的。如果不自動坦白，或坦白不澈底，又不能在反貪污的鬥爭中立功贖罪，則不能受到夏茂如、杭效祖那樣的待遇，而應當受到應得的刑事處分。雷亞卿判處十五年徒刑，就是這種例證。王丕業和夏茂如一樣，是個建築工程師。他在此次『三反』鬥爭中幫助人民政府檢查出許多營造業奸商的偷工減料行爲，追回金額共達八十餘億，算是做了贖罪的工作，但因他的貪污罪不是自動坦白的，而是被迫說出的，故應處以五年徒刑。又因其坦白尚澈底，並已立功贖罪，故予緩期執行，以觀後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職處分。孫建國原是共產黨員（早已開除黨籍），又是革命軍人，竟敢勾結私商，貪污受賄，本應嚴辦，姑念他在此次反貪污鬥爭中完全自動坦白其罪行，並幫助人民政府檢舉奸商，故處以十年徒刑，緩期執行，以觀後效；另在

行政上予以撤職處分。夏茂如、杭效祖則均應給以降一級使用和記大過一次的行政處分，以示懲戒。至於像薛崑山、宋德貴那樣罪大惡極的大貪污犯，和上述五人的情況均不相同，故必須處以死刑。一切大貪污犯都必須明白：你們有了大貪污行為時，即已犯了嚴重的罪過，就應當受到國法的制裁，但是，如果你們自動澈底坦白，真誠悔過，退出贓物，並能在反貪污鬥爭中立功贖罪，就能減輕甚至於免除你們的刑事處分。所以，在政府對你們宣制以前，刑事處分的輕重以及免除刑事處分與否，決定於你們自己的態度，在這一點上，你們有完全的主動權，你們應當清醒地辨別你們自己應該走的道路。

那些拒不坦白的大貪污犯，應當從此以後清醒過來，你們不要再迷信什麼『攻守同盟』，不要以為訂了所謂『攻守同盟』之後，就可以永遠保持你們貪污的秘密。這首先是不應該的，同時也是不可能的。『不應該』的道理是很顯然的，到現在這種時候，還訂什麼『攻守同盟』呢？所謂『攻守同盟』必然有『攻』有『守』，你們『攻』的是什麼呢？是偉大的祖國，是勤勞勇敢的人民，是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工人階級，是偉大的農民階級，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是有崇高威信的中央人民政府，是最可愛的人民解放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而毛主席就是這一切的總代表，你們『攻』什麼呢？這種進攻是最反動的、落後的、卑鄙的，我勸你們趕快停止你們這種進攻。

還有所謂『守』，你們『守』什麼呢？為什麼而『守』呢？表面上看來，你們『守』了這種貪污秘密或者那種貪污秘密，『守』了這種贓款或者那種贓款，『守』着這本假賬或者那本假賬，實際上『守』着少數不法資本家的利益，你們以奴才的地位保持着對少數不法資本家的忠誠，這

有什麼價值呢？特別是在革命已經勝利的中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即將開始的中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已經在望的中國，爲少數不法資本家的利益而守，爲貪污而守，有什麼出路呢？這種所謂『攻守同盟』，是最愚蠢的最反動的『攻守同盟』。保持所謂『攻守同盟』，不僅是不應該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貪污的目的不過是爲了『錢』，『唯利是圖』的人能够談得上『信義』嗎？你們有什麼法子保證不會有人自動坦白或者被人攻破呢？

過去有些大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多數是因爲怕死，現在有了可以不死的路，我相信許多大貪污犯是會願意澈底坦白的。過去有些大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特別是一些經濟內奸性的大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爲他們以爲政府不容易找出他們的材料，特別不容易湊滿一億元，他們就企圖這樣來逃脫大貪污犯的處分。爲了打破這種人的幻想，政府現在規定：只要貪污的情節嚴重，並有了確實的證據，不管他本人怎樣拒不承認，滿一億元或者不滿一億元，都可以定其爲大貪污犯，判處死刑。

一切大貪污犯，都應當在死刑、徒刑、免刑之間，選擇自己的道路。中央一級坦白截止期，根據有些單位的要求，推遲至二月十五日爲止。這是最後的機會，希望一切大貪污犯不要失去這一個最後的時機。

【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南方日報』】

繼續深入和開展反貪污、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運動

華劍英

——一九五二年一月廿日在廣州市四大單位黨代表會議上的總結報告

一 半個月運動小結

省、市、軍、財四大系統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從黨內到行政，從上級到下級，從幹部到羣衆，在短期間內雷厲風行地展開了。運動獲得很大的成績，領導幹部能够逐級帶頭反省，敢於公開承認和檢討自己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錯誤；大部幹部打破顧慮，敢於批評上級批評領導；黨內外展開了兩年來所罕見的嚴格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始清算了各種階級損人利己的剝削思想的毒害，階級覺悟和覺悟的批評大大地提高一步，開始有力地打擊了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分子。同時，運動一開始就取得了各階層人民廣泛的支持，積極地幫助我們揭發了許多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事實；僅南方日報社就每天收到大批揭發和檢舉的信件。

整個說來，鬥爭是猛烈的；運動是比較正常的；但發展不平衡；工作有缺點。

鬥爭是猛烈的。羣衆積累多時的不滿情緒，一經發動，勢如疾風暴雨，批評尖銳，火力集中，個別領導幹部不識趣檢討自己、虛心接受羣衆意見的，反省三番五次也下不了台。許多老同志都認爲火力之猛，不亞於當年延安的整風運動。這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的黨和國家政權，是按照民主集中的原則組織起來的，黨內外的民主一經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就得以順利展開，這是基本的條件。此外，廣東這一帝國主義侵入最早，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的地方，正是孕育滋長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溫床。解放以來，領導上對幹部的思想教育較差，沒有貫徹黨的二中全會所指示的精神抓緊和資產階級剝削思想進行鬥爭，沒有系統的進行個人與集體、小公與大公之間的正確關係的教育；而且在工作上檢查不夠，賞罰不明，使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歪風得以蒸蒸日上。另一方面，領導上亦缺少以身作則，樹立良好的榜樣。過去各級領導同志和領導機關不是以提倡廉潔樸素的生活、和正派的工作作風帶領幹部，相反的產生一些鋪張浪費的現象，引起各級幹部各地機關爭相效尤；『生活往上比，工作往下比』，像江門那樣一個小城也化了十多億元建築一個工商界的文化宮。特別解放剛兩年，經濟尚未完全恢復，勞動人民羣衆的生活，依然困苦，機關中一般幹部和勤雜人員也很清苦；但是不少領導機關則鋪張過甚浪費浩大。相形之下，更易造成羣衆的不平和憤慨。兩年來領導作風的官僚主義，長期缺乏民主生活，羣衆的呼聲不能上達，甚至受到不應有的壓抑，於是正氣得不到伸張，惡習受到指摘。此次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運動一開展，羣衆就洶湧而起，其勢猛不可當。這正是過去長期民主生活不發揚的必然結果。

運動是比較正常的。這是由於毛主席英明的正確的領導，黨中央和中南局公開的號召支持，

全國各地的風起雲湧，熱烈響應，分局的堅決執行和全黨全體幹部堅決擁護、廣大羣衆熱烈贊助的原故。同時，運動的進行是有步驟、有重點的，從思想醞釀到實際行動，從黨內到行政，從領導幹部到一般幹部，層層下去。運動到現在，又進入從一般地檢查浪費到更集中更準確地反對貪污爲主的階段，從機關內部到社會，內外兩個戰場同時進軍，並互相配合，系統地堅決地向資產階級三年來的進攻，進行反擊的階段。

運動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就是說：運動進展的速度、挖掘的深度、發動的廣度和思想性的高度，各系統各單位之間都很不一致。所謂速度不一致，是指一些領導同志手頭較乾淨，或對運動意義認識較深刻，能够迅速帶頭檢討，運動進展就較快，反之，反省的人，像擠牛奶一樣，羣衆擠一點是一點，運動就膠着不前。所謂深度不一致是說：如果能够像土改那樣，採取『串連』方法，深入到最底層去發動羣衆，把那些反之浮在表層，深入不下去，挖開就淺。所謂廣度不一致，是指領導上能够和羣衆迅速見面，教育深入，並有較多數量的積極分子，發動面就廣，反之就較窄。所謂思想高度不一致，就是有些反省和批評僅限於現象羅列，提不到思想的高度去認識問題，和沒有把反貪污浪費和增產節約聯繫到國家的工業化，聯繫到這是進入社會主義的關鑰來進行批判。

運動是有缺點的。開始只提增產節約，展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時，有些領導機關，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不夠，對運動的意義認識不深刻，骨幹分子對方針步驟摸不清，指揮官也沒有找到攻擊的目標，力量沒有部署恰當，政策上交代不清，因而運動一開始，隊伍就顯得有點零亂。加上有些機關清理中內層的工作未結束，參加鬥爭的羣衆，混有若干不純分子；運動